

87
歌之河馬飲

1.02944
(10) —



吉林大眾印刷廠印行
東北書店吉林分店經售

飲馬河之歌

夏 葵 作

吉林大衆印刷廠印行

一九四八，一一，七吉林

目 次

悼朱瑞同志 (代序)	1
還鄉小曲	3
媽，我回來了	6
一百個鐘頭	8
悼陣亡將士	9
向八十萬市民召喚	10
勝利消息	12
寄四平前線	14
保衛松花江	17
飲馬河之歌	19
海 蘭 江	25
告 同 志	31
戰 爭	33
陳若克之死	38
附 錄	
創作之路	61

悼朱瑞同志（代序）

收音機
傳來噩耗：
在義縣，
你光榮的犧牲了！
朱瑞同志！
這是晴天霹靂啊！
我心一酸，
眼淚
就淅淅的淌下來了……
這不是我感情脆弱，
這不是我對你的哀悼，
這是因為——
你帶給人民的損失太大了！

朱瑞同志！
你是人民的砲手，
你是人民的英雄，
你爲了人民的解放
帶着善戰的砲兵日夜奔忙：
從北滿到南滿，

從長春外圍到山海關，
你們用大砲無情的轟擊敵人。

兩年來，
你的功績數不清；
你領導建立人民的砲兵，
你親自帶領他們南戰西征；
誰能數得清
你們殲滅了多少敵人？
解放了多少城市和鄉村？
幫助了多少苦難的人民翻身？

在這勝利的前夜，
正需要更多的砲兵；
在這勝利的前夜，
正需要你給人民立更大的戰功；
但是你却不幸犧牲了，
這帶給人民無比的沉痛！
朱瑞同志！
你安息吧！
我們將繼承你的遺志，
繼續完成你未完成的使命！

砲兵同志們！
不要哭泣，
要把眼淚嚥到肚里！

管瞄準的繼續瞄準，
管裝彈的繼續裝彈，
狠狠的，
狠狠的向敵人轟吧！
只有打倒蔣介石，
才是對死者最好的表示。

一九四八，一〇，四，吉林。

還 鄉 小 曲

延河，你向前流，
我們跟着你走，
你流到黃河是盡頭，
我們過了黃河還要走。

一九四五，一〇，一一，甘谷驛。

—(4)—

二

路漫長而彎曲，
艱險像群山伏起；
艱難險阻都得過去，
我們要達到目的地。

—〇，二九，崑崙。

三

鬼子，該死的走狗，
你截斷了大路，
我們就繞小路走；
你截斷了小路，
我們就繞山路走；
不管你怎樣阻攔，
我們總要前進不停留。

—一，七，龍王塘。

四

我們半夜啓程，
天上只有星星。
道路曲折而崎嶇，

我們顛簸着前行。
看！啓明星已升起，
東方已閃現光明！

一一，一五，天鎮。

五

我們都是還鄉隊，
我們的家鄉在東北。
東北淪亡十四年，
父母兄弟受洋罪；
現在日本降服了，
家鄉需要我們回。

一一，二一，四海冶。

六

即使前邊再困難，
我們也要走向前！
饑餓寒冷全不怕，
敵人來了，消滅他！

一二，二一，彰武。

媽，我回來了

媽，我回來了。
我從那遙遠的西方，
回到了久別的故鄉，
媽，我回到了你的身旁。

媽，我回來了，
我沒有帶回一塊銀圓，
只帶回四個孩子；
我知道，這比什麼財物都會使你喜歡。

媽，你爲了這喜歡
苦盼了十四年；
媽，在這悠長的十四年，
我無時不盼着這一天。

當敵人還守着囚籠，
我無法回到家園；
現在紅軍打敗了鬼子，
使我們母子才得團圓。

（媽，我們應該感謝紅軍，
感謝解放東北的恩人。）

在日寇投降不久，
我就帶着孩子走上歸程，
一路上艱險雖多，
却不曾使我停止前行。

（媽，我願用最大的苦難，
換取你僅有的喜歡。）

現在我們又重新會聚，
我們將永遠不再分離！
蔣匪要再強迫我們離散，
我們就要跟他拚到底！

一九四五，一二，一三，阜平。

一 百 個 鐘 頭

從十四號下午四點鐘，
到十八號下午八點鐘，
整整一百個鐘頭。
我們勝利的結束了剿匪戰鬥。

盡管偽匪陰謀詭詐，
盡管偽匪據堅固守，
盡管反動派飛來接濟，
終不能把他們的厄運挽救！

英勇啊！偉大的民主聯軍！
我要緊緊地跟你們握手。
你們用鮮血和頭顱
換來了八十萬市民的自由。

偉大呀！人民的射手！
你們的功勞永垂不朽！
八十萬被解放的市民
將堅決地跟着你們走！

一九四六，四，二七，長春。

追悼陣亡將士

爲八十萬人民的自由，
爲四千萬人民的自由，
爲四萬萬人民的自由，
你們奮不顧身！
你們英勇戰鬥！
你們鮮血迸流！
僞匪在你們的面前倒下，
反動派在你們腳下顫抖！
我們獲得了空前的勝利，
你們的功勞永垂不朽！
我們決心踏着你們的血跡前進！
澈底消滅法西斯反動派，
爲祖國求解放，爲你們報仇！

一九四六，四，二七，長春。

向八十萬市民召喚

我爬上這最高的樓尖，
俯瞰着這繁華的長春市面。
啊，這是偽滿的「國都」，
這是日寇侵華的跳板。

日寇漢奸在東北人民的身上，
建築起這莊嚴的兵營、宮殿；
啊，這都是東北人民的財物，
這都是東北人民的血汗。

八一五紅軍打垮了敵僞，
長春飛來一批「接收大員」，
他們曾經是出賣東北的罪人，
現在却厚顏無恥的來接收主權！

他們運來偽滿的「鐵石部隊」，
他們收納了特務，偽警，土匪，漢奸，
他們把長春鬧得烏烟瘴氣，

他們把八十萬人重新丟進深淵。

民主聯軍應人民之請，
英勇的和偽匪血戰！
他們用頭顱和鮮血
換來了八十萬市民的自由，
他們用頭顱和鮮血
保衛着八十萬市民的安全。

現在，我向八十萬市民召喚：
起來啊！工人，貧民，學生，店員！
展開復仇運動，向壞人清算！
過去被壓迫的，今天要翻身！
過去被遭害的，今天要報仇！

一九四六，四，二七，長春。

勝 利 消 息

勝利消息
變成一個電波，
跨過大地，
飛越海洋，
傳播到
根據地、解放區，
傳播到
蘇、英、美、法，
傳播到每一個角落里。

勝利消息
鼓舞着
和平民主的人士，
給他們以極大的安慰。
他們將奔走相告，
他們將萬分歡喜，
慶賀長春重獲解放，
慶賀人民的偉大勝利。

勝利消息

將使中國法西斯痛哭流涕，
將使國際上的反動派垂頭喪氣；
他們會考慮到最後的死亡，
先給自己擇下一塊墳塋地。
他們會陰謀劃算，
作臨死前的掙扎、努力。

勝利消息

給無恥的造謠者一個嚴重的打擊！
他們說我們不值一擊，
他們要把我們趕到北大荒去，
他們好在東北進行血腥的統治；
現在讓他們去誇大吧！
看究竟誰真有力？

勝利消息

對一般東北人是一個實際的教育，
過去，他們認為反動派是正統，
對我們抱着無理由的歧視；
他們相信反動派會得手，
他們不相信我們會勝利；
現在這鐵的事實，
將有力的扭轉他們的認識。

寄 四 平 前 線

我們在重獲解放的長春，
而心却在激戰中的四平前線。
四平前線！
砲火連天！
美械裝備的國民黨軍，
一分鐘打二十五發砲彈。
可是，你們却像一座高山
那麼樣的不可搖撼！
你們已經堅持了十五天，二十天……

我們遠在後方，
一切工作都爲了支援前線：
我們將募集三千疋布，
十萬雙鞋，
一萬萬元錢送到前線。
弟兄們，你們決不孤立，
在你們後邊的人民上千上萬。

弟兄們，
堅持陣地！
敵人從哪里打來，

就將他消滅在哪里！
東北每一寸土地
都染着抗日烈士的鮮血，
我們決不輕易
叫那些賣國賊佔去！
東北每一個地方
都有我們工作的成績，
人民爭得的勝利之果，
決不能再落到反動派的手里！

弟兄們，
英勇奮戰！
用你們的砲彈，
嚴懲敵人的橫蠻！
用你們的熱血
捍衛人民的安全！
粉碎敵人的進攻！
壓下敵人的兇焰！
用我們和平的號角，
將那些被騙者呼喚！

弟兄們，衝啊！
爲了父母妻子，
爲了房屋田地，
爲了爭得的和平民主，
爲了祖國的自由獨立，

要突破敵人的包圍！
要衝進敵人的陣線！
要消滅敵人的主力，
要把敵人攆得遠遠！

弟兄們，衝啊！
眼看敵人就垮了，
快給以最後的一擊！
眼看敵人就垮了，
不給敵人片刻喘息！
只有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
敵人才會向我們屈膝；
只有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
才能取得和平民主的最後勝利。

一九四六，五，一四，長春。

保 衛 松 花 江

松花江，
是我的家鄉。
我們濶別十四年，
我無日把你遺忘。
我想着你
如同想着我的親娘。

松花江，
你淪亡了十四年，
你遭了十四年的難。
我在關里苦鬪十四年，
就是爲了打碎你的鎖鍊。

去年你得到了解放，
今年我回到了家鄉。

現在，我是站在你的身旁，
不知怎麼總有些悵惘！
我望着你默默無語，

我說不出是難過還是歡喜？
告訴你啊，松花江！
我怕那該死的蔣介石，
又會把美國的鎖鍊給你套上。

親愛的松花江！
你已被蹂躪得遍體鱗傷，
你不能再一次的淪亡！
你不能再那樣的溫順了，
像一個柔弱的姑娘！
你要挺起胸膛來，
像一個英勇的戰士那樣！

親愛的松花江！
你起來戰鬥吧！
用你的吼聲
把你撫育的兒女喚醒！
用你的偉力
粉碎新壓迫者的進攻！

弟兄們起來，
保衛松花江！
咱們在這里生，
咱們在這里長，
咱們是這里的主人，
不能叫美國的走狗到這里來猖狂！

一九四六，五，二五，吉林。

飲 馬 河 之 歌

三月的風
從原野上掠過，
三月的風
從嚴寒中喚醒了飲馬河。
飲馬河揚着綠波，
從原野里緩緩的流過。
她用柔細的喉嚨
唱着快樂的歌：

我從夢中甦醒，
人們就辛勤勞作。
我灌溉着兩岸沃土，
人們靠我過生活。

飲馬河是大地的母親，
她用奶水撫育着兩岸的人民。

只要你不懶惰，
只要你肯勞作，
你就會有收穫，
你就會有吃有喝。

在那陰暗的歲月，
又是出稅又是出荷，
日子當然不好過。
可是自從去年八月，
日本子翻了車，
飲馬河兩岸的人民，
就開始過起人的生活。
尤其是在八路軍到來之後，
被壓迫者都樂得了不得。
他們分得了敵僞的土地，
他們清算了漢奸、特務和土劣。
他們想：要總這樣下去，
好受苦人就不會再過壞生活。
於是飲馬河
又唱起愉快的歌：

自從日本子翻了車，
自從來了八路軍，
老百姓才翻了身，
奴隸們才變成自由人。

飲馬河兩岸的人民

都得到了勝利之果：
他們都是有良心的人，
他們衷心擁護幸福的給予者。
張老三向他的兒子說：
『大小子你也不小啦，
還老呆在家里作什麼？
自從八路來到咱們這，
就給百姓帶來了好生活。
咱們是有良心的人，
不能光佔便宜不出血！
你去，你去當八路，
家里的事情交給我。』
他兒子說：
『爹爹，我早就想去，
只怕你不放我；
現在你既然允諾，
我收拾收拾就去嘞！』

於是，在飲馬河
又多了一個保衛者。
於是，在飲馬河
就展開了參軍的狂熱：
徐家的二兒子報了名，
王家的老疙瘡參了加；
他們不管老母親亂叨咕，
他們不管小媳婦瞎抽噎。

於是飲馬河
又用柔細的喉嚨唱起歌：

八路軍爲國爲人民，
好小夥子快去參軍；
別管你媽亂叨咕，
別管你妻諸抽嗒。

飲馬河平靜無波。
可是忽然從西南
捲來了無情的戰火！
蠻不講理的蔣家匪，
架着美國的飛機，
開着美國的戰車，
衝過公主嶺，
衝過伊通州，
來到飲馬河。

蔣家匪像一窩蝗虫，
他們來到哪里，
就給哪里帶來了災禍。
飛機掃射死張老三的兒子，
蔣家匪拉走了老王的大車，
大炮轟垮了孫二大爺的房子，
蔣家匪姦污了徐文明的老婆。

飲馬河

又起了風波：

好人壞人又翻了一個「個」，

漢奸特務又上了台，

又成了當地的統治者。

他們奪回去分掉的土地，

他們搶走了鬭爭勝利之果。

於是飲馬河

又嗚咽的唱起淒婉的歌：

飲馬河平靜無波，

忽然從西南捲來戰火；

蔣家匪到了飲馬河，

人們又不能過生活。

張老三心里悲哀，

他在飲馬河邊徘徊，

他一邊哭，一邊喝咧，

喝喝咧咧像個大神老爺。

老王也愁眉不展，

黑天白晝擔心着他的大車；

他只有兩個牲口，

一家人全靠拉腳過生活。

孫二大爺的房子住了一輩子，

却被蔣家匪給轟垮咧；

從此他一家十口無處住，
就像無巢的鳥在外流落。
被強姦的徐文明的老婆，
披頭散髮，褲子脫落，
她已經發了狂，
她見人就說：『我被「國軍」糟塌囉！』
於是仇恨將被害人們的心聯結，
在飲馬河兩岸燃起了反抗的烽火；
於是飲馬河
又唱起反抗的歌：

要起來反抗，
不要光難過；
要爲死者報仇，
才能對得起死者。

於是他們就我告訴你，
你告訴我；
於是他們就拿起
死者遺下的鎗，
鐮刀、斧頭和洋鋤；
破壞敵人的交通，
燒燬敵人的戰車，
藏起糧食和柴草，
叫敵人日夜不得安歇。

在飲馬河
反抗的運動蓬蓬勃勃，
這是人民反抗強暴的開始，
這是東北人民反抗的星火！
於是飲馬河
又唱起戰歌：

戰啊！
不屈服的人民！
戰啊！
不屈服的飲馬河！

一九四六，六，二，蛟河。

海 蘭 江

一片陰暗的烏雲，
籠罩住海蘭江沿岸的土地。
人們的臉上失却了歡笑，
人們只用眼睛交換着深心的苦惱。

日本強盜來到此地，
海蘭江沿岸就變成了活地獄：

壞人作了統治者的獄卒，
好人統通成了囚徒。

即使他法律如何嚴緊，
即使他刑罰如何殘酷；
但是有血氣的中韓人民，
却依然在進行着明暗的反抗。

人民之子的中國共產黨，
就領導着海蘭江不屈服的人民：
他們進行秘密活動，
他們傳播着革命的種子。

優秀的共產黨員金學俊，
就是海蘭江革命領袖之一。
他在東滿黨的領導下，
堅持海蘭江流域的抗日鬭爭。

與革命的活動同時，
敵人的反革命活動也同時加劇；
江東，小營子的自衛團，
就是日本參養的武裝組織。

從九一八到八一五
這長久的十四年間，
他們在海蘭江，

前後進行過九十四次血洗。

那些優秀的共產黨員，
那些英勇的抗日戰士，
那些不願作亡國奴的中韓人民，
都前仆後繼的犧牲在敵人的刀下。

他們有的被槍殺了，
有的被活埋了；
被屠殺者的慘叫响澈海蘭江沿岸，
被屠殺者的鮮血染紅了海蘭江。

海蘭江也懾於暴日的淫威，
也只有低聲的哭泣；
她親眼看着她撫育的兒女，
被劊子手一個個殺死。

那些殺人犯，
那些劊子手，
他們以為把反叛者殺死，
他們那血腥的統治就可太平無事。

可是那些優秀的共產黨員，
那些不屈服的中韓民族的兒女，
他們却堅信真理：
他們却堅信人民一定會得到勝利。

金學俊同志臨死之前，
寫下一篇反革命份子
屠殺革命同志的血書，
偷偷的交給了他的妻子。

金信淑含淚的把血書收起，
偷偷的用瓶子埋藏在地里。
她不告訴任何人知道，
她默默的等待着共產黨到來的日子。

大北風終於吹散了烏雲，
火紅的太陽又照耀在海蘭江上。
啊，陰沉黑暗的海蘭江啦，
你又重新看見了光明！

從前那些吃人的野獸，
都作了蘇聯紅軍的階下囚。
從前那些幫虎吃食的壞人，
却仍在人民的面前行走。

革命遺族金信淑，
看看報仇的時機已到，
就從地下挖出瓶子，
把親人的遺書交給了民主政府。

民主政府經過詳細的調查，
才將那十八名兇手完全逮捕。
到這時被害者的遺族才長出一口氣，
海蘭江也破題第一遭的開始歡呼。

復仇啊，
他們欠下的血債要用血來彌補！
清算啊，
他們欠下的血債要用血來償還！

海蘭江在咆哮了，
海蘭江要吐出十四年的冤氣！
海蘭江兩岸的中韓人民含着淚笑了，
他們要給他們的親人報仇！

死者的父母要給兒女報仇，
死者的兒女要給父母報仇，
死者的妻子要給丈夫報仇，
死者的弟妹要給兄姐報仇。

他們站在萬衆面前，
痛數殺人犯的罪惡；
他們瘋狂的毆打殺人兇手，
略洩積壓在深心里的冤仇。

那十八個兇手，

像十八條帶鎖鍊子的瘋狗；
站在他們殘害過的人民面前，
不得不低下那被打得破爛的頭。

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
他們主子還會失敗；
他們更沒有想到，
他們會落到人民之手。

就讓他們沒有想到吧，
他們總不會逃出他們的厄運了！
就讓他們沒有想到吧，
他們再也逃不出人民的裁判了！

爲發揚革命正氣，
爲告慰革命先烈英魂，
七個主犯倒在人民的鎗下，
十一個要犯被送進牢監。

十四年的血海深仇，
民主政府已幫助人民討還；
死者可以含笑於地下，
生者也可以把悲痛的眼淚擦乾。

被奴役的海蘭江已獲徹底解放，
被解放的中韓人民已拿起自衛的刀槍；

他們誓死保衛這勝利的果實，
誓死不讓反革命再來沾污這聖潔的土地。

一九四六，一二，一八，延吉

告 同 志

同志，
你不要着急！
我們今天分離，
是爲了明天永遠不分離。
你想，如果大打垮蔣介石
我們那能過團圓的日子？

同志，
你不要抱屈！
我們吃苦，
是爲了取得更大的勝利。
你想，我們不鑽進敵人心臟，
怎能收復失去的土地？

同志，
你不要恐懼！
我們流血犧牲，
是爲了大家永遠活下去。
你想，我們不消滅了蔣介石，
我們的子孫總得作他們的奴隸。

同志，
你不要顧慮！
我們英勇的奮戰，
是爲了將來永遠的和平。
你想，我們不把刺刀插進敵人胸膛，
好戰的敵人永不會叫我們得到安寧。

一九四七，五，七，放牛場。

戰 爭

進 軍

滿身的武器，
滿身的力量；
一說要打仗，
人人精神壯。

槍擦得溜淨，
刺刀磨得雪亮；
腰間掛着一組手榴彈，
就像四個搗蒜棒。

火車軋軋作響，
汽車嗚嗚飛鳴，
牠們穿過山林河川，
把我們送上前綫。

我們的行列嚴整而齊全，

步兵、騎兵、砲兵、工兵、衛生人員，
還有那上千上萬的翻身人民
抬着擔架、趕着大車跟在後邊。

我們爬山過水，
我們忍飢挨餓，
爲了解放蔣區的人民，
更不怕犧牲流血。

我們不怕漆黑的暗夜，
我們不怕火熱的太陽，
就是那帶着嘯音的狂風暴雨啊，
也不能停止我們前進！

走啊，我們要開到最前綫，
要開到那砲聲轟鳴的地方，
我們要用手中的武器，
把不投降的敵人殲滅！

戰 鬪

我們悄悄爬上山崗，
悄悄進入陣地；
將不投降的敵人團團圍定，
等待着戰鬪的號令。

星空覆蓋着寂靜的山嶺，
我們靜臥在山嶺中；
一聲震動心魄的槍聲，
將我們從沉寂中喚醒。

戰鬥開始了，
我們開始向敵人猛攻；
槍膛里飛出的火紅彈羽
交織在星夜的天空。

槍聲震撼着山谷，
砲聲不停的轟轟；
槍聲砲聲響成一團，
有如過年的炸炮齊鳴。

人民的軍隊勇如猛虎，
殲滅敵人像貓捕老鼠；
手榴彈炸得敵人翻滾，
刺刀扎進敵人的胸脯。

有個同志光榮負傷，
但他並不嘆聲嘆氣；
他說：「趕快沖啊！」
我們就從他身旁沖了過去。

「八路軍優待俘虜，

繳槍不殺！」
我們一邊冲鋒，
一邊向敵人喊話。

敵人潰敗了！
有的被打倒，
有的跪地求饒——
像發冷似的戰慄着。

「起來，繳了槍就沒事，
你們算得到解放了！」
我們用和藹的言辭，
向放下武器的敵人解釋。

被驚動的山谷重歸寂靜，
緊張的情緒也馬上鬆弛；
立即有人唱起勝利的歌子
別人也就隨着唱起。

凱 旋

覺睡足了，
疲勞被擯走了；
我們臉上漾着喜色，
我們心里是說不出的愉快。

東西並未比來時減少，
而且還增加了許多繳來的槍砲，
那些活抱來的俘虜兵
就更使人操心；

但是我們的腿却格外輕便。
我們邊走邊談，
讓快樂的心情
在山谷里織成勝利的笑聲。

進村子了，
老鄉們都用笑臉歡迎：
「同志們辛苦了！」
「不辛苦，爲人民死了也應該。」

老鄉送來的雞蛋成筐，
殺好的肥豬又白又胖；
這是被解放的人民
對我們的隆重犒賞。

我們並不以此自滿，
這只是勝利的開端；
我們將繼續努力，
將繼續取得更大的勝利。

陳 若 克 之 死

……淑拉·柴卡琳和丹孃姑娘
爲了祖國付出了自己的青春。

——蘇聯·阿勒塔烏進。

楔 子

十年內戰里，
八年抗戰里，
產生了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
出現了無數寧死不屈的烈士。
他們有的血洒戰場，
有的囚死牢獄。
他們爲祖國的解放忠貞不貳，
爲人民戰鬥到最後一息。

這些英勇的烈士，
有的是共產黨員，
有的是愛國志士，
有的是男人，

有的是婦女。
在婦女里：
內戰時有向警予，
抗戰時有陳奇，
和許許多多不知名的烈士。

陳若克的英勇犧牲，
也並未超過那些烈士；
但是她的死，
却在我的心頭上
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
自從得到她的噩耗，
就想寫一點紀念的文字；
但是在這悠長的歲月里，
却始終未寫出一個字！

我慚愧自己過於低能，
不能用文字寫出自己的感情；
每逢一進三月，
這種負擔就來得更加沉重。
現在是再也不能拖欠了，
我一定要把這項筆債還清：
我要用對黨對祖國的熱愛，
將烈士陳若克同志歌頌。

入 獄

兩個兇惡的日本兵，
像扔一個沉重的麻袋
把一個臉色蒼白的女人
扔進黑洞洞的牢獄。
笨重的牢門「碰」的關起，
鎖頭發出「咔嚓」的響聲。

陳若克被扔進牢籠，
就像失足跌下深坑。
她懷孕八月的胎兒
在腹中作了劇烈的震動。
她像喝了過多的酒
頭腦昏迷而又沉重。
她伸手去摸腰間的手鎗，
但碰到的却是冰涼的腳鐐。

到這時，她才開始清醒，
她睜開了她那明澈的眼睛：
上邊是陰暗的鐵棚，
下邊是腥濕的草蓆，
四壁黑暗如漆，
只有鐵窗透進一綫光明。
她用手拉拉耳朵，
才聽到遠處有尖銳的慘叫
和鐵鐐相碰的響聲。

在慘叫和鏢聲中間，
傳來輕微的呻吟和歎息。
她順着這聲音環視，
才發現在草蓆上——
還躺着一個血肉模糊的少女。

她向前移動酸痛的肢體，
爬到少女身邊審視：
「啊，楊護士，原來是你！」
楊以淑也像從夢中驚醒，
睜開她那紅腫的眼睛：
「啊，陳科長！」
你怎麼會到了這裡？」

她聽到這話，
如同挨了一個耳瓜，
使她完全恢復了記憶
「啊，我是被俘了，
我現在是到了獄里。」
可是究竟怎麼被俘的？
又怎麼到了這裡？
她翻着眼睛凝思許久，
被俘的情景才浮上心頭。

被 俘

昨天夜里，
我軍從大崗撤退，
朱政委隨部隊出發前，
還特地來向她告辭。
因她即將臨產，
只能讓她到後方休息，
朱政委臨走把手槍留下，
說：「你好好保重自己！」
「你盡管放心前去！」她答。

當時，她心里有些憂鬱，
這不單純是爲了別離。
自從她懷了孩子，
這種感情就時常波起。
「生孩子真是討厭的事！」
她想：「如果我不是懷了孩子，
不是也可以隨軍出發，
和同志們在一起……」

冬夜的寒風
與爆豆一般的槍聲，
在沂蒙山里互相迴應。
她同兩個女同志
繞小路向後方轉移。
夜是地洞般的黑，
山路崎嶇而難行；

她拖着個大肚子
在山路上跌倒爬起，
活像一個巨型的不倒翁。

獵人星座由東到西，
情況由平靜轉到緊急。
她們起初還與部隊互通消息，
以後就和部隊失了連系。
但她們依然走向後方，
「後方總不礙事，」她們想。
可是等她們快到×莊，
就和亂竄的敵人遭遇。
敵人喝令她們舉手，
她們却拚命向敵人射擊。
兩個女同志在她旁邊飲彈而死，
她打光了子彈就落到敵人手裡……

楊以淑看見了她，
就如同見了媽媽。
把頭插在她的懷裡，
眼淚像簷水似的滴流不止。
她說：「陳科長，這可怎麼辦呢？
他們打我，他們罵我，他們還……
你看我還有什麼臉活下去？」
「你不要哭，楊護士！
已經落到敵人手裡，

就只有跟他們鬥爭到底！」
她說時不覺一陣心酸，
晶瑩的淚珠湧上她的眼簾；
可是她立即把心一橫，
理智就戰勝了感情。
她像對自己，又像對楊護士
「刀砍、活埋都隨他的便，
反正不過只是一個死！」

刑 訊

楊以淑依舊在低聲哭泣，
像小溪在山谷里低語；
她的眼淚久久地滴落，
她的哭聲久久地不止。
陳若克痴望着鐵窗，
嚮往着那自由的天地；
「現在他們正在與敵搏鬥，
像野馬似的在戰場上奔馳……」

門外傳來跔跔的鞋聲，
遂即聽到鐵鎖與鑰匙相碰；
鐵門「呀」的一聲裂開，
從外邊射進耀眼的光明。
順着亮光望去，
原來是兩個兇惡的日本兵。

他們用豬眼向她獠笑，
用生硬的中國話說聲「有請」。

她行走在兩個野獸當中，
沉重的腳簾發着響聲；
他們經過拐彎抹角的道路，
來到一個寬敞的大廳。
大廳的擺設無心細看，
只見有一張辦公桌擺在當中。
右邊坐個日本豬，
寒星似的曇着三角眼睛；
左邊站着一個漢奸，
仁丹鬚在一聳一聳。

片刻沉默之後，
敵寇就開始向她審訊；
「你是哪里的人？」
「你聽我是哪里的，就是那里！」
她的答話是鋼硬、冰冷。
漢奸用鼻子迸出笑聲，
開始向他的主子翻譯。
還未等他翻完，
敵人突然地跳起——
就像坐到針上似的……

兩個敵人又哇拉一氣，

漢奸才又向她發問：

「你的丈夫是誰？」

「我的丈夫是抗戰的八路軍！」

「你呢？」

「我也是抗戰的！」

她的舌頭像把鎖頭，
始終未洩露一絲秘密。

敵人氣得顫慄，
暴怒得像個老公雞。

他迅速的搬動槍機，
說：「你再這樣無禮，
我就把你一槍打死！」

「手槍只能吓唬怕死的人，
對於我——哼！你還是收起！」
她說完還冷笑不止。

敵人問不出個所以，
就給她一頓苦頭吃。
用鞭子抽打她脫光的脊背，
用自來水沖她的下體……
敵人想盡辦法向她逼供，
但是她却像山嶽似的不能搖動。

敵人看用硬的無效，
又用軟箭向她射擊。
他們給她上完酷刑，

又把她架回大廳。
敵人假意堆出笑臉，
讓她坐下、給她水吃
向她說：「你要好好說
何必吃這苦頭呢！
只要你好好說，
馬上就放你出去！」
這時她雖酸軟無力，
看起來像一具僵屍；
但是革命者的熱血
却仍然在她的胸中沸騰：
「哼，我也不是小孩，
打一個耳光又給一個棗吃！」

當敵人知道她剛滿二十，
就連聲說：「可惜！可惜！」
翻譯說：『假如你肯改悔，
就是你有丈夫，太君也願意娶你！
太君有的是錢，
有的是好東西；
你跟他結了婚，
不比你當窮八路「自」！』
「閉住你的狗咀！」
她用舌槍向敵人猛烈還擊：
「你們不要替我可惜，
你們應當可惜你們自己！」

你們今天可以把我殺死，
可是，說不定明天，也許就在今晚，
你們就會死在我們八路軍的手里！」

嬰 兒

敵人軟硬均未奏效，
就又把她拋進監牢。
她回到牢監，
感到說不出的疲倦：
像剛揹着一口袋米
喘息地爬上一座高山。
她出了一身冷汗，
嗓子像燒着了一般。
楊以淑見她回來，
就跪到她的跟前：
熱淚落到姐姐的咀角，
友情解救了她的口乾。

她經過片刻昏迷，
人的意識又回到她的軀體。
她見楊以淑如此悲傷，
就以激昂的語言把她鼓勵。
她說：「你不要哭，楊護士！
我們活——要剛強的活，

嘿！我們是一個中國人，
中國人就有中國人的苦痛！
我們寧死不能向敵人低頭，
我們在此刻只有堅定！」

「姐姐，死，我並不恐懼，
就是這個折磨我忍受不起！……」
楊以淑還想繼續哭訴，
可是陳若克突然叫了一聲「肚子」
她就像場園里的滾子
在草蓆上翻來覆去。
論時間還不到預產期，
可是由於殘酷的刑罰，
由於過度的刺戟，
那不够月的胎兒
就要在牢監里提早出世。

經過短時間的腹痛，
這個革命的後代——嬰兒
在這冷酷的地方一落地，
便對人間發出憤怒的哭涕。
楊以淑本是個十七歲的孩子
從未經過這樣的事情。
但是這不是在平時，
也只得動手接生。
她把不幸的嬰兒接下，

用自己的毛衣包起
輕輕地放在姐姐的懷里。

陳若克經過一場苦痛，
緊張的情緒才慢慢鬆弛。
她看到自己的孩子，
蒼白的臉上漾出了變態的笑意。
她用口水擦淨嬰兒的小臉，
盯盯地向他凝視，
心中不禁漾起一陣歡喜。

她清楚地記憶：
在她剛有孕時，
她和朱政委曾在暇時計議：
生男的叫什麼，
生女的叫什麼名字，
小時候如何撫養，
長大了叫他開飛機或者演戲……

她冥想了一會，
就含笑地睡去。
那生之慾念
便把她帶到遼遠的夢境：
……彷彿是在二十年後，
那時革命早已勝利，
早已打垮了日本和蔣介石。

她的兒子已成一個年青的戰士，
正以有力的臂膀守衛着人民的利益。
……彷彿是在什麼地方舉行閱兵典禮
他們夫婦和許多同志站在一起。
她指着行列中的兒子向丈夫說：
「你看，那不是咱們的孩子！」……

往 事

不久，嬰兒的哭聲
就驚破了她的幻夢，
醒後，渾身又是一陣酸痛。
她想就是沒有奶，
有一點開水，也許可以
停止住孩子的哭涕；
但這不是在家里，
這是在敵人的監獄！

過會，她又想到方才的夢：
「一下子就過了二十年，
真够滑稽！」
可是她隨即原諒了自己：
「就是再過二十年，
自己也不過是四十！
如果不被敵人俘虜，
是可以爲黨爲國作很多事。」

可是她又馬上駁斥自己：
「一個堅強的共產黨員
應當絞殺這種脆弱的感情！
現在既已被俘，
只有寧死不屈！」

她生長在繁華的上海，
是一個小職員的愛女。
因為從小生得玲瓏，
父母愛她與眼珠相似。
她曾擠在幸福的孩子中間
過過三年小學生的日子。
可是當她父親一死，
她們母女就失掉了依據。
她十一歲進廠做工，
當時，她够不到機器，
就蹬着凳子
向資本家出賣勞動力。

到十六歲時，她才和工友
在夜校學些新的道理：
懂得了廠主爲什麼會富，
懂得了工人爲什麼吃不飽肚子
後來她被介紹入黨，
在紅旗下舉行儀式：
決心爲無產階級奮鬥到底。

從此，在工廠中、夜校里，
她都是一個積極份子。
她參加工廠里的罷工，
她參加當時上海的每次行動……

抗戰開始，她母親
要把她嫁給一個廠長的兒子，
但是她死不同意。
她決然離開母親，
到華北參加了八路軍。

她就像冬天的太陽，
富有無窮的熱力；
她走到哪里，
就給哪里帶來了生氣。
由於她對黨無比忠誠，
在工作中樹立了不少功績。
經過短短三年的鍛鍊，
已成為一個堅強的同志。
她日夜不停的工作，
深得一般同志讚許；
她隨部隊行軍作戰，
完全像一個男子……

她想到她短短二十年的歷史
像一湖秋水似的清瀝；

她想到她受過的壓迫，
她想到入黨時的儀式，
她想到參加革命後的經歷
她想到和丈夫的誓語——
「我的思想，我的身手，
連每根頭髮，都應屬於無產階級。」
這一切，都決定着
她只有跟敵人戰鬥到底。

絕 食

經過一夜的山路跋涉，
經過一場劇烈的戰鬥，
經過殘酷的刑訊，
經過新生命的誕生；
飢餓突然向她襲擊：
她飢餓得胸中欲嘔，
她想喝口水或吃點什麼東西。

恰在這時，
敵人給她們送來飲食。
這是兩碗湯面，
上面碼着肉絲，
肉絲上冒着誘人的香氣，
這香氣強烈的引起了她的食慾。
她想她一口就可以吃光一碗；

可是當楊以淑把湯面端到面前，
她却又變更了主意；
她說：「我不能吃！
這不是面條，這是中國人的腦汁！」
她說：「我不能吃！
吃了只能延長自己的死期！」
反正早晚都是一死，
於是她就宣佈了絕食。

楊以淑是一個新同志，
還不懂得這麼多道理，
她說：「死是要死，
可是飯不能不吃；
我們是要跟敵人鬥爭，
但不能與自己嘔氣！」
「反正我們落到他們手里，
不屈服只有一死；
我們死也要死個乾淨，
我們不能中了他們的詭計！」
她耐心的向楊以淑解釋。

「姐姐，你不爲了自己，
也應爲了孩子；
你自己絕食，
難道還餓死孩子？」
楊以淑又勸，她又給以解釋：

「爲了孩子！爲了孩子！
自己都顧不了自己，
還爲了什麼孩子！
孩子雖然可愛，
他絕超不過革命的利益！」

過了一會，
敵人又給嬰兒送來一盃牛奶。
牛奶對於沒奶的嬰兒，
是一種最好的飲食；
但是她却把牛奶打灑，
用盃子向敵人砍去！

犧 牲

任憑敵人如何狡猾，
對於這倔強的女人却無辦法。
於是就在當天下午。
佈置了對她的屠殺。
敵人趕來全城的老鄉，
來觀看「皇軍」的「壯舉」。
他們把不屈服的產婦架出牢房，
陳若克緊緊的抱着她的孩子。

這天是一個陰暗的日子，
冬天的太陽躲在雲彩里。

街上冷清而又淒涼，
人民都現出愁苦的模样。
有的說：「還是個女的！」
有的說：「還抱個孩子！」
有的說：「這麼年青青的！」
有的說：「你看她一點不怕死！」

是的，她那從容不迫的儀態，
找不出一點對死的恐懼。
這不能不使人民驚疑，
這不能不使敵人戰慄。

她不管人民的驚疑，
她不管敵人的戰慄，
她只顧默默的沉思，
只顧默默的自語：
「敬愛的毛主席！
我沒有辜負你的教育！
我今天的犧牲，
將換得明天的勝利！」

刑場四週站滿百姓，
和被迫來挨嚇的青年男女。
他們把她從頭看到腳底，
他們沒有講一句苦痛的言語，
祇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同情與仇恨沸騰在他們的心里。
她想向他們說幾句話，
對革命作最後一次努力，
可是她剛叫了一聲：
「老鄉，我們要跟敵人拚到底——」
敵人就把手巾塞到她的咀里。

也許是敵人乘機進行欺騙，
也許真有個婦女看她可憐；
一個老大娘走到她面前，
要索下她的嬰兒撫養；
但是陳若克却抵死的不放！
她想：「我既爲黨爲國而死，
我的孩子也不能叫敵人奪去！」

正在爭奪孩子的時候，
敵人就從旁下了毒手！
當她聽到震耳的槍聲，
她的心情格外平靜：
她清楚的看到
毛主席在向她的微笑……

尾 聲

當英雄遽然的倒地，
殘暴的敵人曾高呼「勝利」：

他們認為祇有殘暴，
才能把中國青年嚇倒。
其實他們永遠不會知道：
就在當天的夜里，
就有幾個被嚇過的青年，
離開了溫暖的家庭，
離開了父母妻子，
繞過敵人的崗哨
奔向解放區……………

一九四七，三八節於延吉

陳若克同志簡歷

陳若克同志原名陳玉蘭，後改陳雪明，參軍後改爲陳若克。她是廣東順德縣人，自幼生長在上海。父親是一個報關行的小職員，母親是家庭婦女。她小時曾入小學讀書三年；父親死後失學。到十一歲時，即與母親進橡膠廠作工。十六歲時入我和陳克寒等同志在滬東辦的工人夜校學習，進步最快，不久被介紹入黨。抗戰後，到華北入劉子超同志（已於四一年底在魯中戰死）辦的華北幹部訓練所（簡稱華幹）學習，後到總部黨校工作。三八年與朱端同志結婚，三九年到山東工作。歷任指導員、組織幹事、直工科長、組織科長、分局婦委委員、山東省臨參會常駐議員等職。四一年十一月七日在魯中沂水縣被俘，壯烈殉國。

（作者附記）

創 作 之 路

——一個詩作者的反省

(這是我寫給『文學戰綫』的信，
現刊於此，就作為後記吧！ ——作 者)

今年三月間在哈爾濱召開的文藝工作者會議，我本來準備去參加的；但因為瑣事纏身，沒有去成。深以未能親自參加討論自己那首成問題的詩——「一對黑溜溜的眼睛」為憾。

後來，在「文藝戰綫」創刊號上看到「文工會討論、草明執筆」的「評一對黑溜溜的眼睛」，才引起我深刻的反省。

在那個評論里，明確的指出「……但從詩的效果來說，却暴露了作者思想的混亂，立場的不穩和某些小資產階級的情調，甚至混雜了一些資產階級的觀點。」

我認為這種批評是非常恰當的，他不但指出了我那首詩的毛病和錯誤，而且還指出了一條創作之路。這對於我、對於大家都是有好處的。現在讓我反省一下我寫那首詩的動機、態度，和我對創作的認識吧！

那首詩，是一九四六年七月間在圖們寫的。那時候，我和那個大病初癒的兒子剛剛從汪清搬到圖們。那時候，我和實際生活脫離，被病孩子折磨得感情異常脆弱。記得，有一夜，做了一個非常荒唐的噩夢，彷彿是我的愛女已經長大了，受了國特的引誘欺騙，打了我一槍。醒後，在感到無稽之餘，就想到：在蔣管區里，這種事情是完全有可能發生的。

於是，我就像評論里所指出的「僅憑小資產階級的幻想，虛構一個這樣的故事。」老實講，當時我對自己虛構的故事是感到滿意的。我認爲：通過這麼一個離奇的悲劇情節，可以暴露出蔣區特務統治的黑暗與罪惡的。但因爲自己「思想混亂，立場不穩」，結果事與願違。不但沒有起好作用，而相反的起了反作用，起了「很惡劣的作用」。

當該詩發表後不久，陸地同志曾轉來一封署名「一個遼遠的北方的讀者」的信。那信里說不應當把小珈寫得那麼美；當時，我還不以爲意。因爲該詩發表後，曾得到一些青年學生的歡迎，就更阻碍了我對錯誤的認識。我在給那個讀者的回信里，還說明：越把小珈寫得美，就越能增加讀者對犧牲者的哀痛，和對蔣介石特務政策的仇恨。

直到看見「文學戰綫」上的評論，根據分析的文字逐條檢查，才慢慢的認識到自己的毛病和錯誤，和應走的創作之路。

愛倫堡說過，「文學是一種沉重的勞動」，就是說創作是一種沉重的勞動，不是輕而易舉的；創作是一種嚴肅的工作，不是兒戲的。反省起來，我寫那首詩的態度，是非常不嚴肅的，是非常不應該的。

寫詩和創作別的文藝作品一樣，是必須有真實的事物和真實的感情的。即使那些事物不可能樣樣都親身經歷過、體驗過；但至少要熟悉，要有那種相似的經歷與感情；不然，即使你虛構的手法再高明，作到天衣無縫；但叫明眼人一看，還是漏洞百出的。

作爲一個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必須腳踏實地的深入工廠、農村、部隊，熟悉體驗工農兵的生活，正確的描寫歌頌他們的生活工作和戰鬥。不能單憑自己的一點點智慧和寫作技術，任

意的粗製濫造來欺騙讀者，毒害青年。

那首詩是我頭一個不嚴肅的作品，也將是最後的個一。這種與人民有害無益的勾當，是不容許再重複的。我這反省，對自己是一種鞭策，對後來者也可作為借鑑。

最後，我說：「文學戰綫」的評論指出的就是創作之路。文藝青年們，要走現實主義的光明大路；不要再走我走錯了的歧路。我願意把我這個反省作為歧路口上的「此路不通」的路標。

一九四八，一〇，二一，吉林。

飲黑河之歌

作 者 夏 葵

印刷者 吉林大衆印刷廠
吉林 北平路

經售者 東北書店吉林分店
吉林 重慶路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四八年十月革命節初版三千冊

飲馬河之歌

三

價